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口義卷二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周易口義卷二

宋 胡瑗 撰

上經

屯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義曰此文王所作之卦名也文王既定乾坤二卦于前以明天地之道又以震坎二象畫為六位以次于後名之曰屯屯者屯難之名天地始交而生物之時

也夫天地氣交而生萬物萬物始生必至艱而多難由
艱難而後生成盈天地之間亦猶君臣之道始交將以
共定天下亦必先艱難而後至于昌盛如湯之于伊尹
文武之于吕望其始交時皆有四方之多虞然後卒能
共治天下是皆先艱而後通也然萬物始生多難何以
見之試以草木言之當勾萌甲拆之時其體弱而未成
日暵之則槁必雨以潤之雨久反害是始生多難可知
也君臣倡治豈免難哉然屯有二義一為屯難剛柔始

交而難生是也二爲盈序卦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是爲二義以人事言之自古聖賢未有不由險難成名若文王囚羑里周公攝政有管蔡之流言仲尼厄于陳畏于匡拔樹于宋削跡于魯孟軻有臧倉之困齊梁之君以爲迂濶是皆出于險難而後能興事業于當時或垂名教于後世是以君子之人將欲立功立事不可以時屯而不往世難而不行雖小人之譖毀傾險安損君子之

道哉且君子之道獨立不懼而行若終屯而不行乃生靈之不幸耳小人何能掩我哉唯君子能徧歷險阻艱難然後可以成名此聖人明卦之深教也元亨利貞者此屯之四德亦天地之四德也注疏以為劣于乾非也蓋陰陽之始交必有屯難萬物由屯難而後生如春之時則勾萌畢達元之德也夏之時則物生而大通亨之德也秋之時漸而成之利之德也既生既通既成而又于冬斡了之貞之德也是屯之四德亦乾坤之

四德也以人事言之則君臣始交而定難難定而後仁德著故揚子曰亂不極則德不形是其拯天下之大危解天下之倒懸出民于塗炭由于難而後仁著也此元之德也天下既定必得禮以總制之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尊卑上下之分不相錯亂此亨之德也天下既定人倫既序然後保合太和而各得其宜一歸于貞此利貞之德也勿用有攸往者此以下專以人事言之屯難之世天下未定萬民未安不可重

為煩擾之事往而撓之若復往而撓之是益屯也必在省其刑罰措其甲兵輕其傜役薄其稅斂以安息之可也利建侯者夫天下始定民方息肩于困難一人不能獨治政教不能徧及必建侯分守使之行上之號令布上之德教以各治一國之民則幽僻遠陋之地无不被其澤故屯難可以寧生民可以定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義曰此以下先聖釋文王彖辭之辭也言謂之屯者是天地剛柔二氣始交萬物始生則必有其難也若君臣始交萬物始定則亦必有難也動乎險中大亨貞者此以上下二體言之也震為動而下坎為險而上是動于險中也屯之初動而不已故得大通言聖人創業初在險難而教化未濟故于此動乎險中而不已則出乎險中而施元亨利貞之四德以濟天下之民也大亨貞者釋四德也不言利者盖聖人于乾

坤二卦既備言四德故于諸卦有四德者皆略而不舉也雷雨之動滿盈者此聖人重釋亨貞之義也言屯者盈也隂陽始交則有雷雨之澤以生成萬物而使盈滿于天地之間若君臣始交以德澤布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被其賜而至于盈盛也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者草草創也昧冥昧也夫天之營造萬物於草創冥昧之時在聖人則當興制天下之事然教化未備人民冥昧而未通以聖人一己不能獨治

必分建邦國之諸侯以撫綏其民是聖人于此之時豈得安寧而遑暇宜急急以治屯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義曰此先聖大象之辭也言雲而不言雨者蓋雲者畜雨將降之時也故又有雷動于下將興雨澤以蘇天下之民物是天地經綸之始也故君子法此之象當屯難之世撥亂反正施教行化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經綸當世之務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義曰磐桓者不進之皃言初九居屯難之初天下方定不可煩擾于民故磐桓然不遽而進然身雖磐桓而其志在經綸天下不失其正也利建侯者以其天下至廣不能獨治况當屯難之世生民方定必須封建聖賢之諸侯以康天下之難者也象曰志行正也者此先聖象辭言身雖不進然志在經綸天下所行

不失其正故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者此言初九以一陽居衆陰之下是以崇貴而謙處于下屈己而就卑者也故身能禮下賢善而民心莫不歸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義曰屯難也邅迴也如語辭也言六二與九五為正應而下乘初九之剛欲乘馬而行往應于五則以其難在于初故邅迴班旋而不敢進也匪寇婚媾者寇

謂初也言六二若非初九為寇于巳也則上與五為婚媾矣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者女子以隂言之未有所從者也葢此六二以隂居隂正也處下卦之中中也六二能居中得正不以初九為寇于巳而下從之是女子能守正不變不為初之愛字者也十年乃字者十年乃天地之終數也數終則反常難釋則亨來是以中正之女至此十年難極則可以受九五之愛字也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者言六二所以邅廻

班旋乘馬而不敢進者蓋以隂柔之質而乘初九之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者言于十年難終之後得從九五之應是反得常道也此爻施之人事猶君子守正專應不妄有所從者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義曰即就也虞虞人也以畋獵言之欲就其鹿而无虞人導之鹿不可得也夫六三以隂居陽本失正也

夫人之不正則雖君子能博施者亦不受于已矣上又无應若往求于五五乜其膏自與二為應必不見納若下求于初初又有六四之應則是以不正而妄動上下皆不獲其安故君子立身處世則必内畜其德外潔其行而存心于聖賢自任以天下生靈之重不為躁進妄動必待時之所推君子之援引以為先容則位可得而道可行也今以不正之質而又不畜其德不潔其行但以躁進妄動為心而又无君子之

援是其往必无所得也故若欲就其鹿无虞人援引度其可否則鹿必不可得而徒入于林中而已何所獲哉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者註疏謂幾為語辭非也蓋幾者有理而未形者也君子之人能知之先見知微知彰度其所然正身而動知其進退无所適而又无其援必不利矣則不如舍之是能豫决其可否知幾之君子也若不能如是而務為躁進必取其悔吝也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者凡飛走可擒獲者皆

謂之禽故曲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又書云无禽荒者皆可擒取之義也六三雖欲即鹿從禽然而无虞人以度其可否雖有鹿亦不可得也鹿即喻干祿財利之謂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者此聖人為妄求躁動之戒也故繫辭云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而傷之者至矣今六三居屯難而求進是危以動也非應而

往是懼以語也以无虞而求鹿是无交而求也如此而往則速其悔吝困窮可知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義曰此一爻誠可謂知幾之君子也然雖與初九為正應而二近于初疑其與初相得而隔已之路故乘馬班旋而不敢進也然已守正而无求于陽故待初九之來求于已以為婚媾然後往而應之則獲吉而无所不利也若君子雖懐才藴德有聖賢之事業然

亦不可以已而求人必待其人再三見求于已而往則道可行言可從也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由湯三聘而後往以堯舜之道覺天下之民是也象曰求而往明也者言六四居其正而能知其幾性修智明不為妄動必待人求于已然後往而應之果非君子性修智明其能與于此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義曰凡為人君之道當如天之造物雲行雨施滿盈

天下使萬物无不被其澤則可也書曰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此為君者所當然也今九五據至尊之位而反屯難其膏澤専應在二不及于衆是但能煦煦之仁孑孑之義私已之親偏已之應若施之一家則可以澤一家若施之一國則可以澤一國若施之天下則无以濟是恩澤不及于廣遠使天下之人无以慰其望是以小貞則吉而大貞則凶也是所施膏澤不至光大也可知故象曰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義曰此言上六處一卦之上最居屯難之極欲應于五五屯其膏而无所告也固若鰥寡孤獨失職之民不得其所而罹于塗炭之中无所告愬者也五既澤不及于巳三又失其正應故乘馬班旋而不得進泣血相續而无所愬也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者此先聖之微旨非謂上六也蓋責其爲君臣之道也夫人君者不欲一夫有失其所一物不遂其性爲人臣

者又當佐君力行之今人見赤子墜井自非親戚皆將匍匐而救之況為民之父母豈可使斯民有此乜難之事泣血漣如而无所告哉是不可使之長如此也是不可長者盖責其為君臣之道也此先聖之微㫖然自古以來獨伊尹可能當此也

蒙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義曰蒙即蒙昧之稱也凡義理有未通性識有未明皆謂之蒙所以次于屯者按序卦云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又曰蒙者物之稚也言若人之幼稚其心未有所知故曰蒙也蒙亨者言蒙昧之人其性不通其志不明必得賢明之人舉其大端以開發之則其心稍通通而不已遂至大通亦若民之生雖懵然无所知冥然无所明必得在上賢明之君善教化之教化之不已則知禮義而至于大通故

曰蒙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我謂賢明老成之人也言非是賢明老成之人往求童蒙者而告之蓋是童蒙之人其性不明其志不通思其開釋而來求于我我則告之亦若賢明之君非是已欲自求于民而治之蓋其民无知不能自治思欲開發暗昧之心以求于已則已然後居其位明教化以導之是以古之聖賢在上者其處心積慮非樂居于權位好處于富貴蓋民來求治于我我當治之亦以天之生民

蚩蚩者衆无所知識須得聖賢之人以治之以堯舜居之而不為樂者是聖人之本心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筮所以決疑也言童蒙之人不能自明志有所疑來決于已則已舉其大端一理以明告之而蒙者必當精思其可否深慮其善惡然後可以大通其志若或不思不慮而其性不達以至于再于三求告于老成之人則其事煩而瀆亂矣既已瀆亂則老成之人不復告之矣故仲尼曰舉一隅不以三隅

反則吾不復之矣故古之時有朴作教刑以至蒙昧之人諭之而不思告之而不慮則有鞭朴夏楚之刑以戒之亦如蒙昧之民求治于在位者也聖賢之人在上則道之以教化漸之以禮義有或不能以自通以至反善趨惡瀆上之化故古之時有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以正之是言再三瀆亂則不復告之而有懲戒之刑也利貞者此言亨蒙之道當利以正也故先聖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言必以正道開發于人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義曰艮為止為山坎為險為水山之下有險窒塞而不通則是蒙之象也夫水之性无不下導之則為江為海止之則為潢為汙今止而未決是其有蒙之義也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言蒙昧之人智性既未明而賢明老成之人必以一理而決之使其由稍通以

至于大通如此是以亨通而行皆得時之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者言非賢明老成之人求于童蒙之人蓋童蒙之人來求決于賢明老成之人也既來求決則賢明老成之人當告以善道是上下之志相為合應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者言蒙昧之人既來求決于賢明之人賢明者但開發一隅而告之其蒙者既得賢明之告必當思慮之自一隅以至于三隅然後可通也今若不思不慮以至于再

于三而瀆問于賢明之人則賢明之人不復告之以其不能思慮而自瀆亂于蒙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是也初筮告以剛中也者剛中謂九二也言九二以剛明之德而居中是能以剛中之德而發其蒙昧者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此言聖賢外能發蒙晦其德而内養其至性至誠不息以育其德是其聖賢之功也此正合潛龍之義始卷懐其才德而終存心于天下後世恠民不知蒙晦養正之意乃退身于山林

是豈聖賢之功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義曰言泉之始發于山下未有所之則必待決導之

然後流注而至爲江爲海于未決之前雖出於山之

下而未有所適是蒙之象也君子以果行育德者言

君子之人則當果決其行而力學審思强問篤行使

其性明志通又且養育其德以修其志使其道之大

成至于聖賢而後已然後發其所畜以教化于人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義曰據此一爻注疏之解以為初六在屯難之後居蒙昧之初不能自明而上得九二之陽以照于已遂發其蒙蒙昧既發則志遂明于事而无所疑可以用刑于人或說其罪无所不當也今則不取蓋此一爻乃亨蒙之法也初六居蒙之初久在蒙昧不能通明必得在上聖賢之君申嚴其號令設張其教化以開

示之使得其曉悟故曰發蒙也若其性識至昧雖得號令教化開發之而尚不通曉于心反善趨惡犯君之教化則賢明之君當用刑罰以決正之故曰利用刑人也然又其間久在蒙昧之時不知禮義不知教化過而爲之以至遭桎梏之苦始曉悟而自悔則聖賢之君又當肆赦之書曰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是也故曰用說桎梏也以往吝者言凡刑法者小懲而大戒刑一而勸百使天下之人皆遷善而遠罪是不得

已而用之也語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雖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不可恃已之勢肆已之威快已之欲用之以往无有休已則自取悔吝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義曰初六發蒙蒙之小者也上九擊蒙蒙之大者也而餘四爻皆陰柔之質惟此九二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之中是居得其中者也夫剛則能斷天下之事明則能察天下之微有剛明中正之德則天下之賢不

肖者皆從而歸之天下之蒙昧之人皆樂而求之而已能包容无所不納故曰包蒙吉納婦吉者婦所以助己而成治也以上下三爻皆陰柔之質故稱婦也然其中必有賢者能者而九二又能納之以助于己蓋言九二居人臣之位正應于五五爲至尊而以柔順之質專委于二荷天子之重任掌天下之繁務其責至重雖有剛明之德亦不能獨當之必在廣納天下之賢才以相輔助然後可以成治也故云納婦吉

也子克家者言有包蒙納婦之吉施之人子則可以幹父之事而克集一家之治施之人臣則可以幹君之命而克成天下之治也故曰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者言六五與九二為正應上以柔順而接于下父之慈也下以剛明而奉于上子之孝也父子之義相交則家道成也君臣之義相交則天下治也是六五之君能以柔順之道下委于九二之臣九二之臣能以剛明之德上奉其六五之君是則剛柔相

接而克成其治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義曰金夫者剛陽之人也六三以陰柔而居陽位本不正也以不正之女不能順守婦道比近九二剛陽之人故起躁求之心而欲遽從之是不有其躬非清潔之行故聖人戒之曰勿用取此六三不正之女也无攸利者言六三之女以不正之質而從于剛夫則

必盡其一家之事亦猶不正之臣以此道而事君必害其天下之治復何有所利哉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者先聖所以言勿用取此女者以其不正之質而又躁求于金夫不待夫見求而自遽應之是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義曰六四以陰柔之質居蒙昧之世又處陰之位上既遠上九之陽下又遠九二之陽在二陰之間无陽

以發明于已困于蒙暗不得通達故有悔吝是以自古聖賢未有不自擇師取友親仁善鄰以成者也故子貢問為仁于仲尼仲尼答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夫賢者事之仁者友之以相訓導以相琢磨未有不成其道業者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強則自小賢以至于大賢自大賢以至于聖人也故孔子又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言人之所居必擇仁者

之里而處之觀其動作必中于道觀其言語必中于義出入游處日漸月摩雖有凶子頑弟未有不率而至于善者又若孟子之母三徙其居而卒使其子為萬世之大賢是由毋能親仁善鄰之力也今六四不能親仁善鄰故至于困窮而有悔吝也宜矣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者夫陽主生物故為實今六四既遠上下之剛陽至于困窮而有悔吝是遠于陽實故曰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義曰六五陰柔之質而居陽位至尊之極也内有剛德可以通天下之志外示柔順足以專任臣之道故獲童蒙之吉非六五柔順之德无以委任九二剛明之臣非九二剛明之才无以當六五委任之重故此能專權委寄所謂勞于求賢逸于任使不勞聰明垂拱而自治者也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者以陰柔居至尊是順也能專任于賢而以柔接之是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義曰據初九是蒙之小者故曰利用刑人凡昧于理者皆謂之蒙若為臣不盡臣之忠為子不盡子之孝為弟者當奉于兄而反為輕侮之事為凡者所以友于弟而反為傷虐之行為士者所以守義明先王法則以正流俗而反為偷薄之行為農者所以力穡務本而反為怠惰之事為工者所以作器用以利于人而反為彫巧之弊為商者所以通濟有无而反為侈

靡之興是皆反于常理而蒙昧之小者故用刑法以正之今上九乃是蒙之大者若諸侯羣臣所以佐天子而反為叛逆之醜若夷狄所以柔服于中國而反為叛亂之孽罪深惡大非五刑所能制必在興師動衆以征伐之故曰擊蒙也不利為寇者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若逞其凶器肆其危事以自寇于人往必不利故秦之始皇漢之孝武隋之煬帝皆貪一時之欲恃一已之威窮兵黷武長征遠伐使天下之男死

不得緣南畝天下之女罷不得就蠶室而勞于餽餉流離四郊以至老母弔其子幼婦哭其夫怨毒之氣徹于骨髓愁痛之聲淪于腸胃此皆為寇不利之明效也言利禦寇者言征伐之事非務乎窮兵黷武蓋在于禦難備害而已若三苗之民反道敗德而舜征之葛伯有先祖之奉而不祀有千乘之富而奪人之餽餉湯始征之昆夷玁狁為華夏之難而文王討之三監叛周而周公誅之四夷交侵宣王伐之此皆利

于禦寇之明效也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者言諸侯之叛逆四夷之不賓服人神之所共怒也故聖人選兵簡將以擊之則上下之心无不承順也中庸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此可謂怒中其節也上下安得不順承之哉

需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義曰需訓為須須待也需所以次于蒙者按序卦云

蒙者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需又為濡潤之義物在蒙稚必得雲雨以濡潤之人在蒙稚必得飲食以濡潤之以養成其體也謂之待者蓋卦之二體乾在下必務上進既欲其進而又險在于上于是見險而止猶君子以險難在前故待時而動不妄求進是須待之義也有孚光亨者此指九五而言也故卦辭或統論一卦以明其體或因一爻以明其德此需是九五當其義故指而

言之以明其德孚者由中之信也光明也亨通也夫九五以陽明之德處至尊之位有由中之信以待于物物亦以由中之信接于已上下交相以至誠之道浹洽于天下其德乃光明而亨通也故曰有孚光亨也貞吉者言九五以陽居陽得正者也夫既有由中之信接于物必須濟之以正乃獲其吉也若信而非正則入于邪僻故先聖云信近于義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曰貞吉然則此非止于九五人君之道

獨當然若凡在位者能以正信之道接于下則下亦信之而從正也若父子之間以正信相接則不陷于不善朋友之間以正信相接則不陷于不義是凡為人者有由中之信皆當正而行之乃得吉也然既以正信接于人而人亦以正信歸于已以此而濟大難何不利之有故曰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義曰需者濡潤飲食之謂也亦謂須待之義也險在前也者此以二體明之坎在上爲險乾在下務于上進而坎險在上是以待時而動不躁求妄進故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者此言雖險阻在前而下之三陽皆剛明至健之人必有欲進之心也然而既剛且健其進又不躁不妄固不陷溺于險難之中而其義不至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

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者此言九五之位有剛明之德居至尊之極以陽居陽是正也又在上卦之中是中也既内有由中之信而外得其正故得光明而亨通是處至尊之位而以中正者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者言有光亨之德知其可進之時然後施己之道又本懐乾健之性以斯而往必有成功故曰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義曰坎為水為雲乾為天今坎在乾上是雲上于天也且雲者畜雨之具也今上于天是必反降雨澤于下也君子觀此需待之象以飲食養其身以宴樂寧其神居易以俟命待時而後動也注疏之説以飲食宴樂謂童蒙既發盛德光亨无所為而但飲食宴樂而已觀此則是教天下以逸豫為心也非聖人之旨今則不取飲食者所以養身也宴樂者所以寧神也是亦樂天知命居易俟時耳故君子之于飲食非謂

肥甘其口腹也孟子曰飲食之人无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君子之于宴樂非謂苟安其身也所以保其躬治其心明其性是君子樂天知命待天時之至也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夫君子之待時也若農夫之趨于田也農者非不耕而可待其食也非務休逸而可待四時之有成也必力勤于稼穡志專于耕耨然後春生之夏長之秋

成冬藏之如不耕耨不播種則四時何有成哉君子之待時必須修其仁義忠信之德然後可享其位伸其道也故曰君子以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義曰郊者曠遠之地也按此卦坎在上為險乾在下為健夫有剛健之德必欲上進今初九雖是剛健之質然而險難在前故見險而止待時而動戹窮而不

憫樂天知命不務速進但需待其時遠難而已然所以于郊者郊最遠于水待之于此最遠難者也故曰需于郊也利用恒无咎者言居无位之地又處險難之下本有咎也然初九若能守其恒心不為困窮而易其節不以貧賤而渝其志相時之可否可進則進故得免其咎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者言此初九能見險待時于遠郊之地是不犯冒險難而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者言俟時而動不犯難行者

乃有常之君子也故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言君子雖居貧賤而但守平易之心不妄動不躁進俟時而已小人則務險詖其行以徼悳倖今初九能守常不變是君子所為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義曰沙者近于水亦平易之地焉按六四為險難之初三最近之初最遠之而二居遠近之間以陽居中

內有剛明之德而處得其中但守平易之心需于沙而已小有言終吉者言九二將近于難者也夫險難者小人陰險之行也已以君子之道守其中正不與小人苟合則小人興讒搆之言以謗于已然九二動以剛德行以中道不顧流俗之毁訾雖有小人讒搆之言終不能為害于已故曰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者衍寛衍也言九二所以需待于沙者以中有寛衍之德而

居中也夫小人之言也如犬之狺狺焉吠其聲者有之吠其形者有之安能爲君子之害故九二雖有小人之言將害于已然而終不能害之自獲其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彖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義曰上卦坎爲險又爲水六四在陰險之初而三最近之夫泥之爲物最近于水者也此九三去難最迫故曰需于泥也致寇至者六四居險難之初小人之

行者也以小人之心毀壞正道荼毒良民譏謗君子者也則君子之人必在敬而遠之然九三以陽剛君子之德而反不敬遠小人則已之道何以著于天下又以至健之質務欲上進而最迫于小人故致小人之為寇也然九三以陽居陽雖不及中且履正者也以至正之道又內謹其心外慎其事則為寇之小人終不能陷于已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者易中凡上卦為外下卦為內今九三雖進而至此然尚未入于

難但廹近六四是來害己者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者言寇之欲來皆由己之欲進而自廹之也然君子所行必中道所為必中節使無毫髮之差則小人不能窺伺而起害也今既至此則固宜恭敬謹慎其所為則小人終亦不能克勝也故曰敬慎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義曰血者傷之謂穴者所居之地也夫乾之為體本

在于上今卦反在于下三陽皆欲上進復其本位六四以小人陰險之質居險之初而窒塞其中然下之三陽以至健之德俟時而動至此皆引類而進六四雖始欲拒其進妨其路然覩衆賢之來其勢度已之力必不能退故退而避之則始獲安居如或止而不使之進是必致衆賢之所害自待其傷故曰需于血也出自穴者言若能度已之力不能禦則退其所居而不敢妨衆賢之進如此則庶可以免害也象曰順

以聽也者夫小人不能與君子敵今三陽上進已必
柔順以聽從其所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義曰注疏之解謂需之所須須于天位何所復需需
于酒食以宴樂而已若此則是教人以體逸為心耳
无足為法夫自古聖帝賢王雖當平治未敢忘于喪
亂危亡及匹夫匹婦之失所者夕思晝行以濟于天
下安敢自懷于安逸哉蓋九五以中正之德居至尊

之位而息于險難又以由中之信待于物則天下之賢者樂從之賢者既樂從之則必養之故需于酒食所以待賢也亦所以養身也賢人既養則天下之賢皆引類而歸之身既安則可以暢仁義之道于天下故曰需于酒食既以酒食待天下之賢得其正則吉也故曰貞吉象曰以中正也者言九五居卦之中是以中也以陽居陽是以正也既有中正之德于是用酒食以待賢所以獲吉者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義曰上六居一卦之極以陰柔之質乃復入于穴以獲其安何則蓋六四退避不敢妨羣賢之路九五又能用酒食以待之賢者既以仕進不見害于已故得入其穴以安其居也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者速召也言四五既使羣賢並進而上六又執柔而得安居故下之三陽君子皆不期而自應不召而自來

然既以一陰而當三陽之應則是為其主也上六固當執柔順恭敬盡其禮而接納之如此則終得其吉也象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者言上六既當无位之地而能恭敬以接納三陽之君子是能來天下之賢者也位雖不當而有所過失然亦不至于大也何哉夫納賢好善優于天下天下之至美者也有此至美雖有過失又何大哉

訟

䷅坎下乾上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義曰按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然謂之訟者上下不和物情違戾所以致也有孚窒惕中吉者盖孚者由中之信人所以興訟必有由中之信實于已而為他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興訟盖已直而彼曲已是而彼非其間情偽利害雖存則必具兩造以聽斷于在位之人然雖已有信實

而為人之窒塞亦須恐懼兢慎而不敢自安則庶幾免于凶禍又中道而止則可以獲吉也終凶者言能兢懼中道而已則可也若于訟之時必欲終成而不已則聽訟之人必加之以鞭朴之刑重之以流竄之罪如此則是凶之道也利見大人者夫爭訟之所由興皆由情意之相違戾上下之不和同鬬訟一生姦偽萬狀然刑獄之情至幽至隱必得大才大德之人以明斷其事則情偽利害是非曲直可曉然而決矣

何則蓋大人者才識明達智慮通曉雖幽隱纖芥皆能察辨之故訟者往求而決之宜矣不利涉大川者大川謂大險大難也凡歷險涉難必須物情相協志氣和同則可得而濟也今訟之時是其物情違忤而不相得欲濟涉險難必不可得何則以剛健在上坎險在下用剛健而涉坎險則愈入于深淵何利之有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

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義曰大凡在上者剛在下者柔則不至于不和在上者巽在下者險亦不至于為訟今在上者既剛為下者又險其訟必興故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者此言九二之爻也以訟之所由興由已有信實而為人之所窒塞又兢懼怵惕得中而止不敢終竟其事而獲其吉是惟九二

以剛明之德而處得其中則能然也終凶訟不可成也者爲訟之道雖有理而見窒于人然亦不可久于其事若必欲成其事而終竟于訟則凶禍必及之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者言九五之爻以剛明居中又處得其正獄訟之事皆可決之是善聽訟之主蓋所尚者中正而已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者大川謂大險大難也若以訟道入于大險大難則訟愈深也故曰入于淵淵即川之又深者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義曰天之運行則左旋而西水之流行則无不東流以天與水所行既相違悖則不相得是訟之象也君子之人當法此訟卦凡作一事必須謀其始而圖其終使爭訟之端无由而起以之居一家與一事則皆謀慮其初使上下和睦而絶閨門之訟以之居一國凡造一事必須謀度其初使人民和同而絶一國之訟若此之類皆于其始慎慮之則忿爭辨訟自然可

以息也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其獄訟之事得明賢之人聽治之而又誅之在始則刑可期于无刑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義曰夫剛險相勝物情違戾故理有窒塞而事有侵犯是以成訟也今此一爻以柔順之質居下卦之初其性柔順不好為訟者也然應在九四九四以剛強

而好訟來犯于已是以初六不得已而應之然訟之所由興在乎得理而已不可終竟其訟故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者興訟之道若不務終其事則聽訟者亦必哀矜之雖然事理明辨亦須惕懼戒慎然後可以終得其吉今初六其性柔順不好辯訟雖小有忿爭之言又不終竟其事故終獲吉也象曰其辯明也者言雖小有辯訟之言且非已好蓋九四來侵于已其理自可明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義曰克者能勝之辭據彖辭言訟上剛下險則好訟之人也今九二以剛強之質又居坎險之中好爲其訟而上敵于九五然九五居至尊之位而行得其正今九二以非理訟之是下訟于上少訟于長卑訟于尊賤訟于貴此而行訟何由勝故曰不克訟也歸而逋者九二既不克訟若不退歸而逋竄則禍必及之

矣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者言訟不克勝而逋逃若反據其强盛之國則是復有敵上之意故退避于至小之邑而止三百之户則可以免其災眚三百户即周禮司徒所謂通十為成成一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二十人徒二十人之邑是其邑之至小者也象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者掇拾取之謂也自外來謂之災自己召謂之眚此先聖因象而戒之言凡人以下而訟上至于逋逃蓋自掇取其患害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義曰六三以陰柔之質居坎險之終其性和同不犯于物然而上應于上九上九之性剛暴乃來訟于已已不與之辯爭故衆人莫克傾覆時君不為憎忌所以保全舊德是所食爵禄不為上九之侵奪也故曰食舊德貞厲者言本亦失正而又介二陽之間雖得食其舊德于正道言之亦危厲也終吉者言此六三

雖有危厲然已不好辯訟能以順從于上故終得吉也或從王事无成者言六三居一卦之下體柔而不敵上雖有訟于已而已能順之不為之辯是以終為在上之信任而人委之以事及其成功而且不自恃其力又不敢居其成但從王事守其本位本禄而已故獲其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義曰九四以剛暴之性與物不和好為爭訟者也而初六為已正應已以非理訟之然初能以陰柔之質不與物競雖為九四見陵而自能辨明故四于此不能勝之也故曰不克訟也復即命渝安貞吉者即就也渝變也言九四以非理訟于初既不能勝則當反就其好而變爭訟之命故可安靜守正而獲吉也然而九二九四皆不克訟二乃逋四乃吉何也蓋二者以下訟上以卑訟尊于義不可是以懼而逋竄不敢

據其強邑然後始可免咎此九四者以上訟下雖為不可然能反其所好變其所訟改前之非從今之是此所以獲吉也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者九四既復即其命變其前非修其正應之道守其安貞之德復何有所失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義曰九五以剛明之德居至尊之位為訟之主者也以陽居陽故所行者正而无過與不及皆得中道而

内有剛明之才則无所偏黨臨事果斷以此為聽訟之主則可察天下幽隱之情決天下寃枉之獄也然以居中得正又能決斷无私以此數德故獲元大之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義曰上九以剛陽之性居訟之極而下有六三之應六三又柔順而不與物爭故此上九訟而能勝也乃

有鞶帶之錫夫鞶帶者寵異之服也且上之賜必以禮下之受必以功此古之常道今上九以爭訟忿競而受其寵異之服則是賜之不以禮受之不以功其為愧恥可知矣故于終朝之間三褫之而不能自安也褫云者為褫奪之褫又為恥辱之恥蓋受之不當其分則必反覆褫奪而不自安也何哉至如有虞之時所賜皆以禮所受皆以功以至九官尚相遜而不敢當其所賜況今上九乃因爭訟而受此寵異之服

則褫不亦宜乎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者言凡授受賜予有差過其分則君子且不敢當是恐貽其羞辱也今上九以訟而當其厚賜何足敬尚之哉

師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義曰按序卦云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師貞丈人吉无咎者丈長也丈人者言能以法度長于人也語曰杖者出斯出矣是長長之謂也夫興師動

衆其賞罰號令必一賞罰號令既一則羣聽不惑衆心皆歸則天下之人合志畢慮同心戮力可以立大功于天下也此乃長子帥師以中行者是也若賞罰號令出于二三則羣聽必惑衆心无所適從而上下違背離心離德則兵戰之功无由而成也故師或輿尸大无功者是也然師卦之中最得其正者唯九二而已然此一卦五陰一陽而九二獨以剛陽之德居得其中爲六五之委任是將之有材有德而又有其

權位者也如是則可以興師動衆而不失其將兵之道以役天下之人使皆同心戮力悅從于上而无怨望者也然須吉而无咎者夫兵之所動生靈之性命社稷之安危皆繫之若一失其機一失其道則血肉生靈板蕩天下其為禍不細矣故在將兵者以恩威兼濟而協民之心合民之力而使不失其機變不失其威權必致成功大吉然後可以无咎也故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夫所謂丈人者莊嚴之稱言必須以威

猛剛強然後可以陳師鞠旅而役毒師衆此未盡其

吉何則凡用兵之道必剛柔相濟恩威相須然後可

以戡難成功或苐莊嚴其色悚其威貌夫何益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義曰師者衆之稱貞者正之謂故曰師衆也貞正也

此言于丈人獲吉者盖能以法令長于人統其衆帥

其民使天下之人皆同心戮力而歸正則其丈長之

人如此而可以王天下矣凡言王者天下之所歸于
己者也即湯武之兵戢亂而王是也剛中而應者此
指九二而言也言九二以剛陽之德而處得其中正
上應于六五之君為六五之君所委任是以居于中
正有將帥之才也其體剛陽剛陽則明斷有將帥之
德也而又為五所注意有將帥之任也故能興師動
衆使天下之民畢從之也何哉蓋將兵之道若剛而
不中則失于暴暴必傷物明而不中則失于太察太

察則不能容民而士不附皆失所以將兵之道也故此有中正之德有剛明之才又為君之所寵任兼此數長故可以成必戰之功而協從于天下也行險而順者此據二體而言也坎為險坤為順以興師之道天下之至險也何哉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其征伐一出則安危隨之豈非至險乎然而行此危險之事必須順于物理協于民心然後得為師之道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者此言以剛中之才德役使天

下之民而民皆悅隨乃得其吉既得其吉何過咎之有故曰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義曰坎爲水坤爲地以地至博厚而水行其中无所不容此師卦之象也君子法此師卦之象包容其民畜聚其衆是得爲師之道也故將驅民于兵戰則必須以恩信而懷結之以仁義而畜養之及其臨事而使則人之從也雖死而不怨故曰君子以容民畜衆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義曰師衆也律法也言行師之道役其羣衆在于事始未必盡從故或勇或怯或逆或順如此則宜何為須在將兵者必有法律以制之使進者必進退者必退然又不可失其威嚴蓋戰鬬之事動驅民于死亡非如此則莫可為之統率也故初六者居卦之下為出師之始必當用之以道制之以威動静之間不可一失其法律也否臧凶者否不也臧善也言為將統

衆于一動一止之間捨法律則不可苟不以法律則行伍無以齊一衆心无所適從故雖偶有一策能屈于人能勝其敵是皆一時之幸然于長久之策終至于凶也故象所謂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

義曰夫九二以剛陽居下卦之中爲六五柔順之君之所信任是用剛而不失其威嚴居中而所行无過

无不及而又有權有位可以出奇策立功立事于國家者也何則夫將兵統衆柔而无剛則失于怯懦而不能斷剛不居中則過不及皆有之既剛而中苟不見任于君則雖有胸中之奇萬全之策无所施也今九二於此數事皆備有之故統兵出征必立其功是能以中而獲吉也无咎者夫兵者國家之大事社稷之安危生民之性命所繫苟一失其道咎莫大焉必獲其吉然後可以无咎也故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

錫命者言九二既為六五之信任是其有才有德而又承其權位酌行中道不失為師之義也故王者再三錫其命所謂三錫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也然九二所以致其賜者盖人君以忠良難偶才不易得又况于不常之事而立不常之功故所以稠厚其賜也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者言九二以剛陽居中然能在師旅之間成立其功盖應于五而六五能信任之使已之才徳可以運籌決勝扶衛社

稷是能上承天寵然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者此又言承上王再三之錫命者盖由得將之才德備而盡所以用兵之道以卦體終始六爻獨此九二有剛中之德為師之主上下莫不歸之是有懷萬邦之象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義曰輿衆也尸主也六三居下卦之極以陰居陽失位不正之人也以六三當行師之時是不能專一號令紛揉羣聽在衆皆得以主之也以此而行則凶可

知矣象曰大无功也者此言出軍行師其動作必以律進退必以法精練士卒整一行伍或天時不得或地利不順以至无功而敗于敵又況六三以不正之陰柔使號令二三而衆得主之則是大无功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義曰次止也按春秋莊二年冬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皆次者止之義也夫師必尚右右者陰也陰主于殺左者陽也陽主于生今六四

不右而左次之是止而不進之義也既不進則是志不在于殺者也何則夫六四以陰柔之質本无剛嚴果斷之徳不能成戰陣之功但次止其兵而无肅殺之意以此而行則是量時度力不蹈于禍雖无功于大事止獲保全而免其凶咎而已矣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者言六四雖不能統衆成戰陣之功而次止其師然亦不失其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

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義曰夫田野之有禽則是害苗稼固當獵取之天下有姦詐之人則是犯王之命固當征討之蓋姦臣賊子雖治平之世亦不能无但在上之人即時誅之不可使滋蔓其牙櫱必務剪除而清其亂也是如田之有禽必傷害苗稼固獵而去之可也利執言无咎者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者所以誅不廷而討不軌也然而征討之事聖人固不當親往之

所利者但執彼之不順之言遣將而征討之可也以此而行于義自得其无咎矣長子帥師者夫長子止言九二之爻也言九二有剛明之才中正之德能統一師衆又為六五所委任故能帥其衆同心戮力以赴難然後獲其成功也是長子帥師之效也弟子輿尸貞凶者弟子止謂衆陰之爻也輿衆也尸主也夫統兵舉衆必使號令齊一法律中正然後能成戰陣之功或任以柔弱之質而復衆主其兵號令賞罰出

于二三以至衆有離叛之心又不能成戰陣之功以

正道則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義曰夫初六者行師之始也當以法律而用之今上

六居用師之終賞功之際是大君有賞賜之命也故

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者功大則開建一國以為之

諸侯也功小則承一家以為卿大夫也小人勿用者

夫兵家之道動以萬數故所任之人或以勇力或以謀智是必有小人厠于其間未必皆賢也是以成功之後居上者論功定賞差次其秩必審其可用不可用若是賢人君子運謀智而決勝者則當封之公侯爵之卿大夫可也蓋君子雖獲大功而无矜伐之心雖位尊權重又无驕慢之志寵盛則益恭爵崇則愈謹者也若小人得一小功則希其大賞使之在高位必生驕慢驕慢生則覬覦之心熾是堅氷之漸所由

來矣然則小人宜如何而置之錫之金帛厚之田宅可也若賞之以大位則不可也以𡪞庶可絶覬覦而窒禍階也是故漢之高祖以韓彭英盧之輩而王天下及其賞功則封之列國授之大權然其終亦不免叛逆之禍而幾至于喪亂也後光武中興有天下雖臣有大勲大功亦但賜之金帛土田而已此誠英斷睿哲深謀遠慮先天下之禍亂而思之合聖人之微意得小人勿用之深旨者也聖人于此切戒之言勿

用此小人居于大位若其用之必至于亂邦也

比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義曰比者相親比之義也比吉者言所以得吉蓋上下順從衆心和睦衆心和睦則禍害不生故由此而得吉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原究也筮者決疑之物也元善之長也貞正也言人之所相親比不可不慎也若所比之人善則為吉為美也若所比之人惡則

為凶為禍也故當原究其情性筮決其善惡必須有元善之德永長而不變守正而不回有此三德故可親附之獲其吉而得无咎也茍三德不備者未盡所以相親附之道也則凶咎將至焉是以君子之人居官則親其同僚為士則親其朋友以至閭里則親其賢善之人如此則皆可以獲其无咎也不寧方來者寧安也方將也言有此元永貞三德之人為比之主則人將親比之然後獲其安也是以天下之人其有

不安者有不得所者率將輔從于賢善之人則此相親比者无不獲其利而无不得其所從也後夫凶者言在上為比之主能使天下之人皆悅而來親比然天下之人既至親比其有後至而不從者則必為居上之人所誅戮也是終自取其凶咎也故昔夏禹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獨防風恃強而後至為夏禹之所戮此其後夫凶之驗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義曰比吉者此統明比卦之義言人之所以相附近由其志意符㪅而无所相違以是為比故獲其吉也比輔也者言人之所來比于上由其有元永貞三德之人為比之主以是天下之人皆悅隨依輔之也下順從也者言此比之卦惟九五一爻以剛陽之德而居尊位為比之主使下之衆陰皆來親附而順從是盖居上者有德以率服之然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者言九五所以為天下之人來比附而无咎者盖其以剛陽之德居上卦之中故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者言九五以剛陽之德居于尊位上下衆陰皆親附于已至于不寧之人因不來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者親比之時已獨後人是比道已窮其凶也不亦宜乎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義曰坤下地也坎上水也且地得水則潤澤水得地

則安流今地上有水乃合和親比之象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言比之大莫大于建國親侯是以先王法此象建萬國使相親附其諸侯使之和協然後天下四方皆可以使之親比也且諸卦言君子而此獨言先王者蓋建國親侯莫非天子之事也故止言先王凡能君臨天下受萬民通謂之君子又諸卦或言后者天子諸侯之通稱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

初六有它吉也

義曰凡親比之道貴心无係應光大其志來者見納則得爲比之道也今初六處比卦之初以柔順之質而上无專應是有由中之信行親比之道自然不蹈于咎過者也有孚盈缶者缶即素質之器也凡親比之人苟无由中之信雖豐其禮盛其器以接于物終无有信之者今以至約之禮至儉之器也然此初六本有至信發之于中以接于物雖此質素之器以其

信而盈溢之則合于親比之道所以獲吉也故左傳曰茍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羞于王公可以薦于鬼神夫以鬼神之尊王公之貴以此微薄之物尚可為薦羞蓋以至誠為之本而物為之末也終來有它吉者蓋此初六本負廣大之徳无專應之私又以其至信盈溢于素質之器故于終久之道有它來比輔而得其吉也若西漢鄭當時待四方賢士以延時髦而

輔己之不逮然奉養不過一盤餐而已蓋本以至信接物當世賢士英傑莫不歸心以是盡所以比附之道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義曰六二止與九五相應是不若初六之廣大其道恢宏其志廣比于人但偏私以應于五故于卦言之是自内而比于上也然得其貞吉者以六二志偏專應葯更不以正道處之則淫邪佞媚无所不至也故

當大正乃得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義曰六三過二不得中也以陰居陽不得正也夫以
不中不正之人當親比之世則所行皆非人之常道
也夫以是雖有中正之人必不相輔故孔子于衛主
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
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是聖賢之人雖

欲假位行道汲汲于救時然非人則不主也又若魯桓公以不正之人于家則殺兄于國則弒君嘗欲求會于衛至桃丘之地而衛侯以其弒逆不正之君則弗與之見故仲尼于春秋但書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由持不正之道欲求比于人則人莫之于輔以人莫有與之者誠可悼也故象曰不亦傷乎是可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義曰二言比之自內者以其上係于九五一志而專應之是自內而比者也此六四外比之貞吉者蓋初六有由中之信而能比天下之賢故不專于一應而天下之人皆比之故有它來之吉此六四既非初之專應必須外比于九五之賢也然以陰居陰履得其正九五以陽居陽亦得其正故九五之爻以一陽居至尊衆陰之所歸也此則往而親比之是能外附于賢而不失其正道所以獲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義曰九五顯比者言此九五以剛明居至尊為比之主者也必須虛心廣志以待天下之賢以比天下之人故于比道光大也今反一志專應其道褊隘而私係于物是止能顯然明比于六二也王用三驅失前禽者三驅田獵之禮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網此三驅之禮也然用此三驅者蓋從田獵之

時禽有逆之而去者則棄而殺之其有順而來者則
愛而活之田獵之禮常失前往之禽也今九五不能
恢洪廣大其道而止應于二是應于已者則比之不
應于已者則棄之是常失于不應已者也邑人不誠
吉者言九五其志既狹但顯然明比于二是不能親
天下之賢而賢者亦不來附于上故止于已邑之人
不爲誡令而歸附于已故得其吉也象曰顯比之吉
位正中也者五處至尊不能廣遠其志而第顯然比

于六二然本不得吉此所以獲吉者蓋以其居中得正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者言此比道雖不廣而能于已邑之間不須誡令而得吉者蓋由居上者使以中道之故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義曰比言无首凶而乾言无首吉者何也蓋乾之為道至剛至健若為事物之先必至玩威而暴物是必待物之來犯然後從而加之所以得吉也此親比之

道必先往比于人如在下者比于上卑者比于尊愚者比于賢又原究其情性筮決其善惡觀其有元永貞三德之人從而附之如是卑可升于尊愚可至于賢是必先往而比則可獲其吉也是故聖人一起天下之人畢來附之其有不從而逆之者則為聖人之所誅戮也故有後夫之凶今上六以陰柔之質居比卦之終是不能率先親比于賢者所以致其凶咎信无所終也

周易口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口義卷三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周易口義卷三

宋 胡瑗 撰

上經

小畜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義曰序卦云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是由比卦既相親比則必有畜積之道也蓋此一卦是乾巽二體乾本剛健而居上處于下則必務于進而巽以柔

順處上必不能止禦之也亦猶在上之邪欲已形然雖有順正之德必不能止之也故得小畜之名此小畜亨者以大畜之卦其畜道至盛故不言亨而此得亨者蓋大畜是乾下艮上以乾在下必欲上通而艮居上卦爲山又能止物是使在下之陽不得上進及夫畜極乃亨故卦下所以不言亨也若此小畜亦乾在下而巽在上巽以柔順之質不能拒物乾雖上進而不能止之故初則復自道九二則牽復至于依

附乃能止之獨止于九三一爻而已是陽志得以上升故言亨也然按此一卦之迹其文王之事耶蓋文王當紂殘暴不道之君以已雖有其才德然紂之左右前後皆僉壬故終不能止之也以此知文王内文明外柔順而道在小畜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者夫陰陽交則雨澤乃施若陽氣上升而陰氣不能固蔽則不雨若陰氣雖能固蔽而陽氣不交亦當不雨猶若釜甑之氣以物覆之則蒸而爲水也夫東震北

坎皆陽方其隂氣上交于坤位則雨矣南離西兊皆隂方其雲氣不能爲雨今言自我西郊是雲氣起于西郊之隂位必不能爲雨也以人事言之則猶君之邪惡已形而又有便佞之臣左右逢迎其志其間雖有一二賢正之人亦必不能止矣夫君欲既行而諂諛以滋之臣又不能止畜則膏澤何從而下哉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義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此指六四而言也小畜卦有二義何者夫陽以生物其德至大陰以濟陽其德至小今六四以一陰柔得位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五陽皆應之是小者能畜矣夫三陽在下而並進四以一陰獨當其路勢極柔弱必不能止禦至于進極乃始能畜是小有所畜也此二義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者此據二體而言又就釋所以得亨之義也夫乾以健位于下巽以順處于上乾

健務進而巽順不能止之使其剛健巽順安然由中而行是于邪欲得亨耳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者已觧在前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義曰風者震動之氣能生物亦能成物其行于地上則可以助天地生成之力也今以二體言之則巽在乾上則是風行于天之上其功不及于物是小畜之象也君子當此之時知其未可以進用則懐畜仁義

懿美文德樂天知命待時而動其志在于佐君以澤天下之民物而已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義曰乾體在上今居于下必務上進也此初九以剛健之質居乾之初勢必務進而又應在六四六四又以柔弱居巽始是必不能爲之制畜但聽其進而不拒順其性而不違此所以得復自故道而剛志得行安然不犯咎過而自以爲吉也象曰其義吉也者言

復自故道而无所違拒于義理自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義曰九二以剛陽而務進然其應在五五雖以剛陽居上而體本巽順非制畜之極不能逆已之進故得牽連而復所以得吉者居中之故也然五本剛健雖不違已志然猶不若六四以柔道依違于初使其安然上進故此必待牽連而後得復也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者言九二必待牽連而後復是不能復

有所爲但于己不自失耳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義曰輿車也輻車輪也乾爲陽故稱夫巽爲長女故稱妻言九三以剛健欲務上進上九居畜之極固止而不從之是故輿說其輻而不能行夫妻反目而不能正然按大畜之三則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而此言輿說輻者蓋大畜之時臣能以大正之道畜君于始使其邪欲之不行故畜則有厲而二則說輹九三畜

極則通所往皆獲其利故曰閑輿衛利有攸往今小畜巽順居上其臣之勢微力弱不能禦禁君邪欲之志故初則復自道二則牽復至此九三方能止畜而不使之進故曰輿說輻夫妻反目也大凡非至聖之人不能无邪曲之情必左右前後皆得正人端士以大正之道而規戒制畜之使其思慮不入于邪言動皆由于正則終有天衢之亨也若夫左右前後皆以讒諂佞諛逢迎其惡則其間雖有一中正之臣亦必不

能止畜之也夫正臣不能止畜則放僻邪侈无所不入驕奢淫佚无所不至而車輿説輻之咎夫妻反目之禍何以逃哉且大畜始雖不通至于九三則利有攸往是其爲福也甚大小畜始雖能亨通至于九三則有説輻反目之禍其爲患也非輕蓋制畜之道當在其始而聖人所以深戒也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者言九三至放縱既極而見畜于至正之臣以至不能正己之室況于他事乎則其爲禍也可知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義曰孚謂由中之信也血者所傷之稱也去除也惕懼也出散也言六四以柔順居巽之初下之三陽上進而已獨當其路將以拒止之而不使其進則必爲其所傷故當以由中之信發于至誠依附于上之二陽同心一志與之共止畜之則傷害可以去惕懼可以出散而免其凶咎也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者言六四所以畜于物者蓋上九當制畜之極已能一

心合志依附于上而共畜之則能出散惕懼也此不言血者蓋惕懼既散則去其傷害可知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義曰攣攣連也如語辭也鄰謂九二也此九五居小畜之時位雖剛明體本巽順又以由中之信攣攣于物故九二所以得牽復而上進也故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者言九二以陽質上應于九五九五又以由中之信接之是不專已之富盛而分用于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義曰夫六四以柔順不能畜物使初得復自故道至于九五雖以剛質處中然體本巽順故亦不能拒九二之進至此上九制畜既極九三雖欲務上進乃爲已之所禦而其志不通也故其辭曰輿說輻夫妻反目是也夫陽氣上進陰不能固蔽之則不爲雨澤也彖所謂密雲不雨是也若陽氣上升陰能固蔽之則

蒸而爲雨今此上九是能固畜九三之進然位雖陽
文而體本巽順是陰陽相應而成雨澤故言既雨也
既處者既安也夫六四以柔弱之故是以惕懼而不
敢安此上九既爲制畜之極能固止其九三之進則
安然而居不在惕懼也故曰既處尚德載者言昔之
不雨今既雨矣昔之不安今既安矣此皆由君子之
人貴尚其德而行之故也婦貞厲者言此上九雖以
陽處之然而體本柔順下應于九三是婦道也以婦

而制畜其夫于正道言之蓋亦亢厲也月幾望者至陰之精也乾爲陽故爲日巽爲陰故爲月日常滿月多虧今至于此是巽之極而陰之盛也月至盈而言幾望者蓋月者臣之象也君之邪惡既見畜于臣是臣德之盛也然以臣之分則不可過故當常若月之幾至于望則可也君子征凶者夫上九居制畜之極而有既雨既處之事是時之甚盛也爲君子者若復更有所往不知其止則是凶咎之道此聖人存誠之

意也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者言所以獲既雨既處者由君子以仁德積之于內而行之于外以至有大正之道畜其剛健之進皆由久于積習然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者言至此道盛之時若復征進不已則必爲人之所見疑也

履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義曰按序卦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言物既

有所畜聚須禮以節制之故履所以次于小畜也然則履者禮也夫人之情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之于味鼻之于臭四體之于安逸必得禮以節制之然後所爲適中動作合度而放僻之心无自入矣苟不以禮節制之則必驕情肆欲无所不至是其禮不可一失之也此卦上乾爲天爲剛是爲君爲父爲夫之道也下兌爲澤爲順是爲臣爲子爲婦之道也乾剛在上是能以尊嚴臨于下也兌說在下是能以說順奉

于上也上下相承故得君臣父子夫婦皆有其節制則上下之分定而尊卑之理别天下之禮行矣履虎尾不咥人亨者此聖人之深意也虎者至威至猛之物也咥齧也然今履蹈其尾而不見咥齧終獲其亨者蓋言暴猛之物不可以犯若君子能盡禮以履之終亦不見其傷也何則夫以天下之尊莫尊于君生殺之權繫之也若爲臣者能内盡其忠外盡其禮柔莊肅慎以事于上則君雖有雷霆之威嚴亦將温顔

柔色而接之矣一家之尊莫尊于父一家之喜怒繫焉若爲子者内盡其孝外盡其禮温柔恭順以事其父則父雖至嚴亦將柔順而接之矣况于下者有文以相接有情以相親其間縱有離間之心亦不可得而離間也是故君父之至嚴鈇鉞在前鞭朴在後爲臣子者果盡其心竭其力厚其禮以事之則終不見其傷害也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義曰履柔履剛也者此言得履卦之名者蓋由以柔順之體上承于乾剛之質此所以名曰履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者此就二體而言之兌以陰柔處于下而上承剛健是由賤之事貴卑之事尊苟非盡悅順之禮以事之則其傷害可知矣固當執此道以事之則猶蹈猛摯之獸而亦不見其咥齧也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也剛中

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者此止言九五之德也體本剛健而又以陽處陽居中履正是其德剛明而中正也以此履踐至尊之位而不有疾病則其道光大而明顯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義曰乾天也兑澤也夫天本在上令居于上澤本在下令居于下是尊卑分定而各得其所也故君子于此時以人之飽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則近于禽獸也

是以作爲禮制以節之教之辨别其民之上下安定民之心志使爲君爲父爲夫爲長凡在人之上者皆以恩威接于下使其爲臣爲子爲婦爲幼凡在人之下者皆以柔順事于上如此則上下之分定而人民之志固定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義曰夫禮之本本于質是故冠冕之始始于緇布之質衣裳之始始于韠韍之質器皿之始始于汙尊瓦

坌之質飲啜之始始于太羹玄酒之質是皆禮之始率以質素爲本也今初九居履之初是能本于質素而行故曰素履也往无咎者往則踐履而行之之謂也言當此履之始而君子能往踐質素而行之故得无咎象曰獨行願也者此履卦之初能踐履質素而行者蓋獨行已之願也何哉其爲禮之始本起于質朴迨後世則尚文尚華惟君子則能不撓于衆而獨行此質素之願以矯正當時于淳約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義曰九二居下卦之中其體是兌兌者和說之謂也

今旣履得其中又能和說則是樂其道而忘其憂賤

其道坦坦然安于循理也幽人貞吉者幽人則樂道

愼獨之人也凡人之爲禮貴本于中而行則得其爲

禮之中道故周禮大司徒以六禮教萬民之中是所

行之禮貴得其中也且凡人之爲禮有恭肅矜莊而

過其中者有簡易惰慢而不及其中者有外能恭莊

而內實不敬者有內能恭敬而外不整肅者有顯然能行中道而欺于闇室者有不欺于闇室而傲于等夷者是皆爲禮失其本而不得其中故唯此樂道慎獨之人能行之是于正道而得其吉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義曰六三位過九二不中也以陰履陽不正也過中

失正則所行之禮皆不知其本始而不能免其憂逃其凶也喻如眇者之能視亦不足明其中道跛者之能履亦不足行其正道以陰而乘剛是踐履其虎之尾而見咥者也且以陰而履剛其志本暴猶若強暴之人爲于大君視所行所爲皆不中不正而至凶禍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義曰愬愬驚懼之貌也九四處上卦之初履六三之

上而六三以陰居陽其志尚剛武今九四乘之是履虎尾也既履此剛暴之上爲九四者固當愬愬恐懼則終得其吉也何則四本陰位今以陽而居之是本有謙志又近于九五之尊五以已有剛明而尚謙志委任之既爲上之所委又能愬愬然恐懼則得其吉也故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志行也者言九四能履蹈于六三之虎尾終乃得吉而不見其咥者蓋因已本尚謙而見信任于五又能愬愬然恐懼不敢自

安以是而獲其終吉則巳之志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義曰夬決也貞正也厲危也言此九五以陽居陽有剛明之德而居尊位為臨制典禮之主也夫既有剛明之德而又居至尊之位故能決然定典禮之是非辨制度之中正分上下之等夷齊天下之民志也夫為禮之道本于尚謙在繫辭則曰謙以制禮是也今九五以剛為禮之主于正道言之則危厲可知也故

曰夬履貞厲象曰位正當也者言此九五既為制禮之主固當尚謙退為本則得其中而吉也今乃以剛夬而為之是于貞道有厲也故聖人于此責之言九五所處之位既已正當則宜尚謙為本不可用剛夬以制禮故有貞厲之道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義曰視瞻視也考稽考也祥禍福之兆也何謂禍福之兆蓋凡能履其禮之中正而行者則獲其福慶也

不能由履之中正而行者則至于禍患也夫初九居履之初尚其質素而行之故得无咎今此上九居卦之極是禮法之已成也禮之旣成則當視瞻其所行之道而稽考其禍福也其旋元吉者言上九旣居禮法之成又能視其所行之如何故周旋反覆之間皆能獲元大之吉也象曰大有慶也者言此上九居禮之成又能視其禍福以至周旋之間皆獲元大之吉是大有其福慶之事也

泰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義曰按序卦云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蓋言凡人既能行其禮典則必獲其安泰泰者安也以二體言之則乾本在上今降而下之坤本在下今升而上之是上下相交陰陽相會故謂之泰以人事言之君以禮下于臣臣以忠事于君君臣道交而相和同則天下皆獲其安泰也故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者自內

之外是往也由外入内是來也陽德剛明又主生育其道至大故稱大今下降之是大來也陰主柔弱又爲消剥故稱小今上而升之是小往也陰陽之氣既交則萬物得其吉而亨也以人事言之則大爲君子也小爲小人也大者來居于内是君子進用于朝廷小者往而處外是小人退黜于巖野也君子既進小人既退則君臣之道交而上下之心和同成治于天下而天下之民皆得其吉而亨通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義曰天地交而萬物通者言陽氣下附陰氣上騰二氣交感萬物得其生而亨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上君也下臣也若君以禮敬接于臣臣以忠節事于君則是上志下接下情上通上下之道交通故能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治也則天下之民皆得

其安泰也内陽而外隂者陽爲君子隂爲小人小人外而君子内泰之道也内健而外順者此止以君子之身而言也故君子内懐剛健之德而外示柔順之貌以此之故所以爲泰也内君子而外小人者言君子則親附而用之小人則疎逺而黜之是君子之道日以長而小人之道日以消然則聖人作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于此所以丁寜而言者蓋欲其在位者登君子而任用之抑小人而黜退之則天下之事无

不舉萬民之業无不安是泰道畢矣故聖人所以申勸而言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義曰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二氣交通而萬物得其生此天地交泰之道也后者天子諸侯之通稱也蓋天地交泰以生天下之財是以天子諸侯觀此泰卦之象阜豐其財以成就天地生育之道故作爲綱罟

以畋以漁作爲耒耜以耘以耔用商賈以通有无作工功以便器用阜豐其財使鰥寡孤獨皆有常餼此所以成天地化育之道輔相天地所生之宜以扶助天下之民而至于安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義曰乾本在上今居于下必務上進若君子將進用于朝廷以佐君澤民而興天下之泰也茹者相續之稱也彙者類也征者進也夫茅之爲物拔之則其根

牽連而起若此初九之君子既進用于朝廷則天下之賢必皆引類而進則是君子之道長之時也君子之道得長則天下之民受其賜如此則吉莫大也象曰志在外也者言初九之君子必將引類而登進者蓋其志于天下之民而進求其用所以佐君而共立天下之治興天下之泰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義曰九二以剛明之德居中而上應于六五之君爲六五之所任是君子見用于時爲興泰之臣也然而天下雖泰其間不无荒穢而九二既以剛居中則必寛弘廣大其心以包藏其荒垢也故曰包荒用馮河者馮河是暴猛之人也九二既居重位柄重權爲天子之見任而能遠大其器量雖此馮河暴猛之人亦能用之何則夫良匠无棄材隨其長短大小而皆適其用況天下之廣當泰之時雖此暴猛之人亦有以

用故曰用馮河不遐遺者遐遠也遺棄也言此九二之君子荒穢者包藏之暴猛者能用之是皆由其廣大寛厚之至故雖遐遠者亦不遺棄之也朋亡得尚于中行者言九二既以剛明之德見任于六五而又廣大其量以容于物故必不親已之所親而親其朋類如此所以得尚于中道而行也象曰以光大也者言九二之君子既得尚于中而行是其道光大而明顯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義曰此一爻聖人因天地將復之際故設爲之戒也言乾本在上坤本在下所以泰者上下交也今九三居下卦之極是天地將復之際也天地復則不交而否矣故聖人戒之曰无有平而不歸險陂无有往而不復其所者猶若无有泰極而不至衰否故當艱難而守之以正道則可以久于其泰而免其凶咎也勿

恤其孚于食有福者言既能艱守正道則不待憂恤其孚信而自然明顯故可以往而安食其福禄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者言九三居乾之上是將復于上在坤之下是將復于下當天地之分際故曰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義曰翩翩者自上而下疾飛之貌也夫九三以陽居

乾卦之極是三陽同志皆務上進也六四以陰居坤卦之初是三陰同志而皆欲下復也故此所以翩翩然與上二陰具復其本所以无有凝滯也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者以用也言三陰同志皆欲下復故此六四不待富盛而自然能用其鄰不須戒備而自孚信也故曰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皆失實也者實謂居處也言乾本在上今泰之時則下之坤本在下今上之是上下皆失其實也六四所以

翩翩然欲將復而居下謂其失實故也中心願也者言六四不待戒備自然有孚信而下復者是衆心之所共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義曰帝乙商之賢王也歸者婦人謂嫁曰歸歸妹之爲言順也祉福也此六五乃中順之主也當此泰平之時能以文柔接于下則彖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即君降志而接其臣所以興泰道者也猶言帝乙賢

王以女下嫁于諸侯是謙順之至也故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者夫天子以女而下降于諸侯是順之之至也而在下者又能盡其分故上下皆獲其福祉而有元大之吉也故曰以祉元吉象曰中以行願也者言君治天下必欲得賢能之臣寫之委任也今六五能執謙以下于九二賢明之臣以至獲元大之吉是由其中道而素願得行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

其命亂也

義曰大凡平治之世雖教化甚盛其間不能无姦惡之人堯舜太平也未必无小人桀紂暴亂也未必无君子皆繫于其上之所爲如何耳是故古之善爲國者既以仁義道德爲已任而安治天下又且高其城濬其隍以爲之戒備而防天下之姦寇也何則天下雖在熙泰而姦惡之人其心未嘗安故聖人謂王公設險以守國者將使治天下者必有仁義以興治道

亦須設險阨以崇備也若但有其德而不能設備則不可以保其國也若但設其險阻而无其德其國固不能以保也昔在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而居岐山之下而邑焉以太王爲國非无德也然卒爲狄人之所迫者以不設備故也使太王居是時高濬其城池則雖夷狄之侵擾亦无能爲也又秦之始皇有天下北築長城西據崤函帶山阻河險阨萬里非无備也然二世則失天下者以不爲德故也使秦皇能以是

國而脩其德以濟之則傾亡之禍无有也以此知爲國者必有其德又設其險則可以永永而守也然呉起曰在德不在險蓋一時之權言耳非萬世之大法也且五帝而下堯都于冀舜都于蒲今之河中府是也禹都于安邑湯都于亳今之河南是也周都于酆鎬今之洛京是也是皆其所都之地所處之國未有不以山河之險而守其國也聖人之戒治天下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則可以永有其泰也上六處卦之

極而泰道將革又不能居安而思危處治而思亂以至驕慢邪侈而不爲之戒備故有城復于隍之事也蓋言城復傾圮而无髙險之阻隍復盈滿而无濬固之限是皆恃泰之至以及于否也故曰城復于隍也勿用師者夫泰道既極已不能自爲之備而更用軍師以攻伐于人則是不量已力而天下之人必不服從適自取滅亡之道耳故聖人又戒之言不可復用師也自邑告命貞吝者夫威賞政令行之于天下則

可今上六既无所戒備又不可用師威德不足以及遠告命不能及天下但可號令于已邑之中而已此皆由恃安泰之過而不能防閑以至于此以正道言之誠足以鄙吝者也故曰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其命亂也者蓋其命令紛亂不能及于天下聖人所以丁寧而言之者欲戒後之人君處天下之泰必常思危亡之事則可以常保其泰也

否

䷋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否者閉塞之道也天地相交陰陽相接則萬物得其亨通而繁盛故曰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天地各復其本而陰陽不相交則萬物皆閉塞而不生此否之道也否之匪人者匪非也言天地不交萬物不生而否塞此非所謂人之常道也夫君必以至誠接于臣臣必以至忠奉于君則天下可以獲安也今否之時君

臣不交而物不得其所是非人之常道也何則夫人情莫不欲安欲逸欲富欲壽否之時則不得其安不得其逸不得其富不得其壽是豈人之常道乎不利君子貞者夫否之時天地不相交君臣不相接小人見用而其道長小人之道長則讒疾于君子爲君子者苟欲以正道而行則必爲小人之所害故韜晦道德卷懷仁義退而自處不露其正則可也大往小來者陽德至大隂德至小今否之時陽之大德往居于外

陰之小德來處于内往者屈之來者伸之猶君子往屈于巖穴小人來居于朝廷則否道所以致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義曰言否之所以非人常道而不利君子貞者由天地各復其所二氣不相交而萬物不得其亨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者上君也下臣也君不以禮

敬接于臣臣不以忠節事其君禮敬忠義之情不交則君臣之道塞君臣之道塞則天下之諸侯從而亂所以邦國將至于傾覆矣内陰而外陽者内眘親也外者疎也陰爲小人陽爲君子親小人而疎君子此所以成否道也内柔而外剛者此小人之體也内而柔則陰賊殘害外而剛則狠僻凌暴故語曰色厲而内荏厲嚴厲也荏柔荏也外有嚴厲之色内有柔荏之心此所以反君子之道也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也者由其內小人而親信之外君子而疎遠之是以小人之道日以長君子之道日以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義曰言君子于此天地不交賢人道塞之時則當韜光遁迹以全身遠害不可與小人並立若與小人並立則必見害而召禍也故但守儉素之德不憫貧賤以避小人讒疾之患耳如不得已而仕則不可居重

位亨重祿以榮其身第可全已遠害而已故君子陽陽之詩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言周之衰君子遭是時者相招爲祿仕但爲一伶官之賤職以全身遠害而已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義曰泰之初是君子道長之時可以進用于朝廷是以連引其類而進之故其爻辭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今否之初是小人道長君子不可用之時也時既

不可用則必引類而退守以正道不可求進然後得其吉而獲亨也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者夫君子之志未嘗不在致君澤民也雖當此否塞之時引退守正不苟務其進俟時而後動者蓋亦志在致君澤民而已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義曰六二居否之時小人而見用者也然而以陰居陰處得中正是于小人之中能包其柔順便佞之心

以奉承于上是以小人而得小人之吉者也大人否亨者若大德大才之人則不然居是時也以其道塞而不通故能以正自守韜藏其仁義卷懷其道德不爲世俗之所變而不雜于小人之中于否之世行否之中道所以全身遠害也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无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否之時不可進用但以義而自處全身遠害而已中庸又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无

入而不自得焉是言大人君子于否之時行否之道所以亨也故曰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者言大人君子其時雖否然能以道自處以正自守不與小人雜是不亂其羣類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義曰六二雖以小人之道用于時猶且不失其中承事其上而得其吉也今此六三位既過中履復失正小人之道愈深但包其羞恥苟容其身而已故曰包

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者蓋言六三于小人之中最
爲甚者言其所處之位不當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義曰有命謂九四有命于初也疇類也離附也祉福
也夫否塞之時不可有命于其人蓋小人衆多也然
此九四乃有所命者以其有剛明勤儉之德所應在
初耳何則初六居否之時以道不行于天下故不茍
進引類而退存心在君蓋守道之君子也今九四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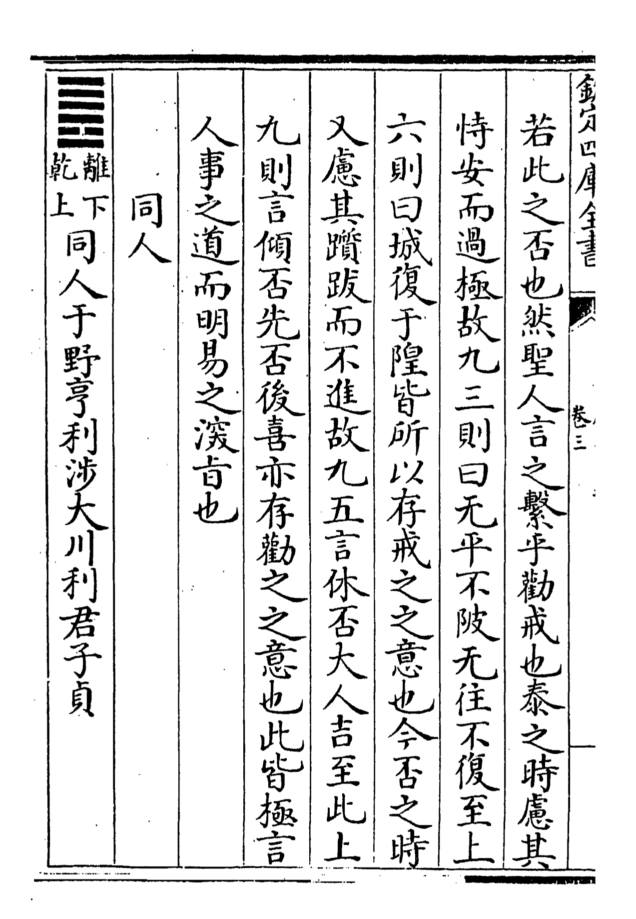
命焉所以為无咎也然以君子而應君子不唯已得无咎使其疇類亦得附離于福祉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者蓋九四以正而見命于初以至同有其福祉是已之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義曰休息也夫以柔順之道婉遜以承其上而獲小人之吉者六二是也以剛健中正之德而履至尊之

位憂天下之所宜憂泰天下之所未泰消去天下之
小人而休息天下之否道者惟九五大人行之而獲
吉也故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桑之
爲物其根幹皆相迫結而堅固者也苞即叢生也夫
以大人之德能消天下之否而反于泰雖然且當常
謂危亡之在前不敢遑安而曰其亡矣其亡矣如此
之戒則社稷磐固如繫于苞桑之上而不可拔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義曰傾覆也圮也夫否極則泰剝極則復未濟終之于既濟此易之常道也在繫辭則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揚子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治不成皆變易之常道也今上九居卦之極則必傾去其否而反之于泰可以獲其亨通也故曰傾否先否後喜者此言否之道始則六二包承而大人否九五休否而有大人吉至此上九則否傾而之泰是先否後喜之驗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者言何可常



若此之否也然聖人言之繫乎勸戒也泰之時慮其恃安而過極故九三則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至上六則曰城復于隍皆所以存戒之意也今否之時又慮其躓跛而不進故九五言休否大人吉至此上九則言傾否先否後喜亦存勸之之意也此皆極言人事之道而明易之深旨也

同人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下否塞之久人人皆欲其亨通是必君子同志以興天下之治則天下之人同心而歸之故曰同人同人于野亨者野取遐遠廣大之稱大凡君子推已之仁以及天下之人施已之義以合天下之宜廣大宏博无所不通然後得同人之道而至于亨通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言君子既推仁義以同天下之心使天下之人同心而歸之无有不從則雖有大險

大難亦得而濟之也故曰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者夫君子有仁義之心忠恕之道推之于身而加乎其民故不以一已爲憂所憂者天下不以一已爲樂所樂者天下以至天下之人合心而從之是君子之正也故同人之道所利者唯君子之正者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義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此就二五之文釋所以得同人之名也六二以陰居陰是柔得位也居下卦之中是得中也既中且正又應于九五之尊是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也以人事言之則是有中正之臣而上應于乾剛之君君臣之道同則天下之人合心而歸之矣又如在上者能以剛健之德仁義之道推諸天下而在下者又以柔順中正而應之上下之心既同是得同人之道同人曰此三字蓋羨文于義无

所通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者言所以得于野亨而險難无不濟者由君子以勤健之德中正之道以同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同心而歸之是以乾之道而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者此以二體明利君子之貞也下離爲文明上乾爲健以是之德則无所不濟而天下之人莫不與之同心也故曰文明以健又以六二柔順而居下卦之中九五以剛健而居上卦之中上下皆有中正之德相應故能

率人之心以同天下此君子之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者因上文明君子之正此又申說君子之道且凡人之情思慮不廣唯止一身一家而已唯君子則不然但推其仁義之道忠恕之德以及天下以天下之人莫不欲安則君子扶而不危人莫不欲壽則君子生而不傷人莫不欲富則君子厚而不困人莫不欲逸則君子節其力而不盡是皆君子盡心于已推之于人恢廣宏大无所不同故能通天下之志

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義曰夫天體居上而火之性又炎上是得同人之象也君子法此象于是類其族辨其物族即族黨也物即物性也言其分别族黨使各以其類明辨其物性使各得其所善者同于善不善者同于不善君子則與君子同道小人則與小人同道是類别天下使各得其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義曰門者亦言其遐遠廣大也咎者怨咎也夫廣遠寬大无所不同是同人之道也今初九以文明之性履同人之始是其用心廣大无所偏私出于門則與人同也夫出而與人同則人亦同心歸之又何有怨咎者乎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義曰宗主也吝鄙也夫不以己之親疏不以己之憎

愛則盡同人之道矣今六二不能遠大其志廣與人同而反私心偏意上係于九五之主是其道褊狹誠可以鄙吝者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髙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義曰戎兵也莽林莽也陵丘陵也興起也夫六二以中正之道上應于九五中正之君君臣上下各以正道相應而九三以陽居陽志好强暴不量巳力輒欲

私貪六二之應而奪之是以伏其兵戎于林莽之中然而以不正險陂之行加于人故不敢顯然興其兵戎但伏于林莽之中又且恐懼而不敢進故升其高陵以望之也三歲不興者夫以不正之道而欲犯于至正之人其勢必不克勝故至于三年之間亦不能興起也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者言其以不正之道欲妄攻奪是其志不懼九五之剛而輒欲敵之也三歲不興安行也者以不正之小人而欲敵大正之君

子其勢自然不能勝雖竆三歳之間安能行之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曰墉謂乘九三之墉也克能勝之辭也九三不量己力志尚剛暴欲謀奪九五之偶已爲大非故伏其兵戎于林莽之中今九四位乘于九三之上亦欲因其九三之勢乘陵而奪取六二以義言之是必不克勝也然得吉者盖已既不能克勝故因其勢之困弱

而反守于法則故得免咎而獲吉也象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者言九四既因其困弱而反守法則是改過之人也故左傳曰人誰无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此九四所以獲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義曰九五與六二之爻下以文明上以剛健各恃中正以相應而欲同心同力共治于天下然而物有間

于己而不得相遇者蓋以九三伏戎于莽九四又乘其墉皆奪己之應故己乃用太師以攻伐而克之是先號咷也旣攻伐而克之然後得與六二相遇而同心同力以共成天下之治是後有笑也故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者言九五始以九三九四爲孽于其閒而不得與六二相應然一舉其師則克之者蓋由己以大中之道至直之德而往伐之故无有不勝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義曰郊者國城之外曠遠之地也夫同人之道貴其无所不同則可以立功立事也今上九居同人之極而處于遐曠之地志无所同但可以免其悔吝而已若其欲立功立事于天下則其志未有所得故象曰志未得也

大有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義曰按序卦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葢言君子推仁義之心以及于人行忠恕之道以同于物則天下之人皆同心而歸是大有于天下也然則大有者大有于衆也雜卦言大有衆者是也元亨者元大也亨通也夫大有于天下之衆苟不以天地元大之德治于天下則不能致其亨通也故大有之世必以元大之德亨通于天下故曰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義曰此就六五一爻以釋卦名也夫六五以柔順之質居至尊之位以大中之道行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无過无不及而盡合于中故天下之人皆來應之也以卦體言之則是六五獨以柔順文明用其大中而上下五陽他无所從故皆來應之也推之人事則是聖人在位得柔順之中道而遠近无不應之是大有天下之民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

元亨者此就二體而釋所以得元亨之義也乾在下爲剛健離在上爲文明剛健則能幹濟于事文明則能照察于物其德既剛健而文明則能應順乎天時而行也夫天以春而生成萬物聖人以仁而愛育之天以秋而肅殺萬物聖人以刑罰而懲勵之是聖人所爲皆順于天以時而行也既以剛健文明之德又上順于天時而行是以獲其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義曰夫火性本明天體居上今火在天之上至明而无所不燭是大有之象也君子法此以大有天下之衆則當遏絶其惡而揚舉其善何則大凡天下所以不明者由其惡不去也聖人在位則遏絶之若惡之大者則誅擊之惡之小者則刑戮之如此則天下之爲惡者知懼也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由其賢善之人不用也聖人在上則揚舉之若大賢則置之大位小賢則置之小位如此則天下之賢者知勸也順天休

命者休美也夫福善禍淫天之命也聖人在上惡者遏之善者揚之是能承順天休美之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義曰交害者相交以利害者也大凡以親而交于人則必有疎之者矣以喜而交于人則必有怒之者矣以利而交于人則必有害之者矣唯君子爲能用心廣大故无意于交也今初九居大有之始處卦之下是无心于物者也既无心于物則所尚遠大不交于

有害者也匪咎者言初九之所以无心于物而不交于害豈凶咎之道耶然雖非凶咎之道又當艱難其志終久而不變則庶可以全得无咎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義曰九二以剛明勤健之才當大有之時履得中道應于六五是其中正之臣而可當其重任者也猶若大車之持載雖甚任重而不至傾敗者也有攸往无

咎者夫君子懷才抱道患不得其位既得其位患不得其君所謂得君者何若巳言則君聽之巳諫則君從之巳有所興為則君順之是也今二以剛明中正之才為六五之所委任故所行所往无不利也所往既利則凶咎何由而至哉故曰有攸往无咎象曰積中不敗也者言君子有剛健之才德積畜于內雖授之大位任之重權而无有墮廢之事是猶大車之持載積于其中而无有傾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義曰此一爻處大有之時以陽居陽當下卦之極爲衆陽之長是尊極之臣在三公之任者也然當此至重之位以君子則用可享于天子而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位也以小人處之則不能克勝其任以至壞敗王事而爲害于時也故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義曰彭謂九三也匪其彭者是不有奉九三之心也九四以陽居隂當上卦之下履失其正而上近六五之君下比九三之臣處于君臣之間若行不正則咎莫大焉且九三位爲三公有權之臣也四柔順屈節以趨附之是行乎非正之道而必有非常之咎也固當常有不奉三之心則得其无咎矣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者凡知人曰晳此所以匪其彭者由九

四能明察其善惡辨别其事宜知九三之不可趨附之而不附故獲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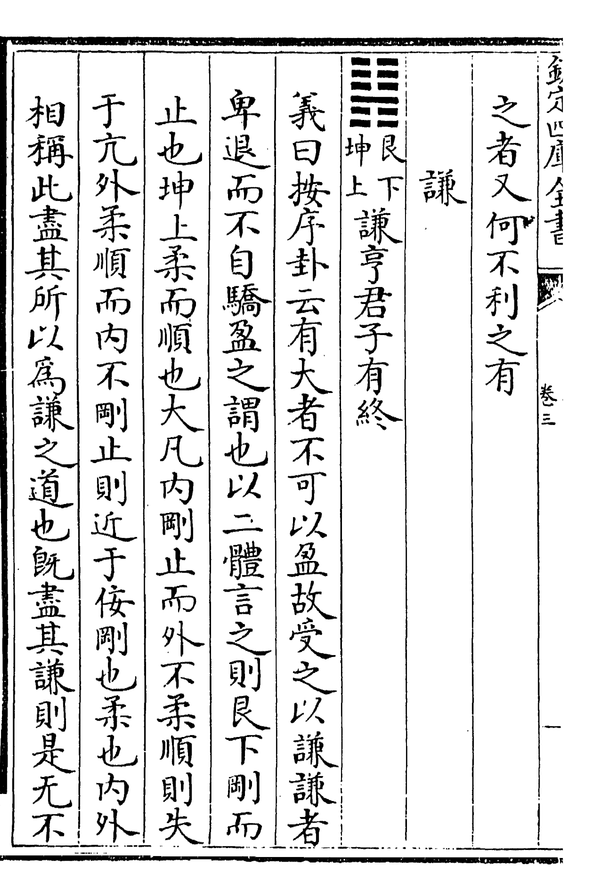
義曰孚由中之信也交謂上下之道相交也六五居大有之時以柔順而處至尊之位是執柔示信以接于物故上下皆歸向之也夫已以由中之信接于人人亦以由中之信奉于已上下交相親信故曰厥孚

交如威如吉者言既以由中之信及于天下天下皆親信之則是威德並行而獲其吉也故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是也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者言發巳之信以及天下之信巳能如是則天下有信无信之人皆發其誠志以交應之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者易平易也備戒備也言巳既有孚信交于人又有威德以及于天下賞一賢而天下之賢知勸罰一罪而天下之罪知懼有此威德之著故天

下皆平易而无所戒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義曰按繫辭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此言餘爻皆履剛而上九獨乘六五之柔是思順也六五有孚信而已履之是履信也又以剛而居上處无位之地是能崇尚于賢者既能思乎柔順之道履乎孚信之德又以尚賢如此則自天而下无有不助



之者又何不利之有

謙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義曰按序卦云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者卑退而不自驕盈之謂也以二體言之則艮下剛而止也坤上柔而順也大凡內剛止而外不柔順則失于亢外柔順而內不剛止則近于佞剛也柔也內外相稱此盡其所以爲謙之道也既盡其謙則是无不

濟而亨通也君子有終者終謂終身踐履而不變也

夫用謙之道貴在久而行之若夫小人亦有時而用謙但不能終久由之故朝行而夕或改矣唯君子則能先明其性平其心發之于外則皆恭敬之道故有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身而行之无有改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義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者此釋所以得謙亨之道也夫天體雖高以其能降下其氣而生萬物是得其謙而道益光明也地以其卑故其氣得以上升相濟以成萬物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二氣相交而能生成萬物是得謙亨之義也以天地至大尚以謙而後亨況于人乎天道虧盈而益謙者此以下廣言謙之義也虧損也益增也夫天之為道盈滿者虧損之謙順者增益之至如日中則昃月盈

則蝕皆其類也地道變盈而流謙者變變易也流流布也至如水既盈滿則必決泄而虧散之其卑下者則流布而增盈之此其類也鬼神害盈而福謙者害謂禍害之也福謂福慶之也鬼神者天地之用也有盈滿者則從而禍害之有謙損者則從而福慶之人道惡盈而好謙者人之為道有驕淫者衆共惡之有謙退者衆共好之以天地鬼神之為道或虧變禍害其盈者而益流福慶其謙者其在于人者可知矣謙

尊而光者以尊上而言之若天子諸侯及為人父為人兄凡在人上者茍能好謙則其德愈尊而光大矣卑而不可踰者卑者以爵言之士也以人言之庶民也及為子為弟凡在人下者若能益尚謙退則雖在卑下亦衆人所不能踰越也君子之終也者言上之所行終身由之而不變者唯君子為能然也此聖人舉之以結上文耳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義曰山體本高地體本卑今山居地之中是抑高舉下之義而得謙之象也君子假借其象言物有多者減而裒聚之少者增益之稱其物之多少而均平其施與是亦抑高舉下之義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義曰初六以謙巽而居一卦之下是其謙而又謙者也夫謙謙之道小人所不能爲唯君子則能行之故

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者夫君子持身卑退恭敬之心發于内則謙謙之道形于外故衆心皆歸而萬民皆服民衆既歸則雖有大險大難用是而涉之无有不濟況于平易常處之時獲其吉也可知矣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者牧養也守也言大人君子所以謙而又謙者蓋内明其性外篤其敬以卑而自守故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義曰鳴者聲聞流傳于外也夫六二居卦之中以陰居陰是君子履中居正積柔順而行其謙故聲聞流于人也貞吉者言六二以謙退之聲聞于人是得正道之吉也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者此言君子所作所爲皆得諸心然後發之于外則无不中于道也故此謙謙皆由中心得之以至于聲聞流傳于人而獲至正之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義曰勞謙者言勤勞于謙也九三以陽居陽爲下卦之長衆陰所歸而其位至重故上則謙以奉于君下則謙以治于民勤勤不已无有猒斁之心是謂勞謙者也君子有終者言君子唯以行道爲已樂不以用謙爲已勞故終身行之而不變所以得其吉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者言君子之人勤勞而行謙則爲萬民之所服而衆心之所歸且凡人能謙者天地鬼神尚且祐助而福慶之則民之服從也可知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義曰撝謂指揮之間皆謙也夫大有之四處君臣之間故聖人戒之言匪其彭然後得无咎以其以陽而居陰也此謙之四亦在君臣之間乃言无不利撝謙者以其以陰居陰履得其正故也何則凡朝廷之間必得正人端士以贊佐其君則為治于天下无所不利也今六四以至柔之質而居柔位是至正之人也以至正之人而上近于六五之君下比于九三之臣

而盡謙巽之道以承接之故進退俯仰以至指揮之間皆得用謙之道而无有不利也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者言六四所以然者由履于正位不違逆其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義曰以用也六五以柔順居至尊之位是能執柔以治人居謙以遇物故不待富盛而能用其鄰也以天

子言之則能用其四夷與天下諸侯以諸侯言之則能用其鄰國也利用侵伐无不利者言六五以柔德化治天下而能用其鄰當此之時苟有不庭不軌之人則是不率仁人之教而天下共棄之人乘天下共棄之心而伐之无所不利夫堯舜以至仁率天下然尚有三苗之征則其他可知矣但聖人在上有叛逆之人則衆所共怒也以至仁而侵伐之无有不利也然先聖于此特言侵伐者蓋有意于勸耳何則夫人

君之治天下必恩威兼用然後可濟今當謙之時不可純用于謙其有不庭不軌必以侵伐而克之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義曰上六居上卦之極謙道已得而處于无位然本以其行謙故亦有聲名流傳于外故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者言上六雖行謙而聲名既著矣然而居无位之地无功實之效故但可行師征己之邑國而

已是其功未能及遠不若六五之用侵伐而无所不利也象曰鳴謙志未得也者按六二亦言鳴謙而象曰中心得也此言志未得者蓋六二當人臣之位居中履正以此而行謙故得吉也今上六雖有謙巽之聲聞于外然居无位之地雖欲立功立事于天下其志未有所得也

周易口義卷三